治疗偏瘫

2006-6-27

大约２１年以来，我的右腿有着一种原因不明而持续发展的瘫痪现象。在２００３年的一次中风过后，我的右侧肢体完全瘫痪了。

病变的开始

１９８５年，我１８岁。我清楚记得，我的腿是什么时候开始离开我的。那是一个安静的下午，我坐在沙发上看一个有关大自然的电视节目。我想上厕所，欲起身，右腿突然在一瞬间没有感觉，顿时倒在地板上！当时我吃了一惊，但并未把它真当回事。然而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这种症状重复了好几次，而且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严重，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

渐趋严重

一开始，我走路时，即便是在平地上，也经常踉踉跄跄。接着就逐渐失去了对脚与腿的控制。有时我简直不能抬起腿来，上楼梯非常困难。我的脑子和腿之间似乎没有联系。这种突发病变的频率，从开始的一年左右，发展到后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周。病变的持续时间也从几个小时，延长到后来的几周或几个月。至于瘫痪的程度，更是越来越重。我越来越经常地突然跌倒。譬如从汽车里下车时，我会莫名其妙地摔倒在车门旁边的地上。我的腿刚才还是我的，现在却又要好几个礼拜离开我了。起初我靠一根拐杖走路，很快就必须用两根拐杖，最后我甚至坐上轮椅了。当那瘫痪突发之时，如果拐杖没在手边，我就只好在地上无可奈何的磨来蹭去，因为我没有外来的帮助一点也不能动弹。

西医治疗

多年来我找过不同的医生，因为在脊液和脑液里找不到典型的发炎症状，他们总是怀疑这是复合性硬化症□□□□□西医找不到病因，总想把我推到那“心理病角落”里去。我对西医失去了信心，并尝试了诸如顺势疗法、印度传统智生疗法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和所谓的“鬼魂外科”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等多种互补性治疗方法。尽管这些疗法大都带来了病情短时间的改善，但瘫痪现象还是继续出现。

中风

２００３年３月初，我突然感到肾脏剧痛。两天后由于怀疑是中风，我住进了医院。我的右肢（腿和臂）瘫痪，不能说话，难以进食，神情恍惚。就这样，我只好坐上了轮椅，被人推着。我的生活（如厕、洗漱、穿衣、吃喝等）都难以自理。我的大脑功能也相当紊乱，譬如说话障碍，阅读困难，理解迟钝，注意力不集中，要多次重复才能理解。我在突发病及康复医院几乎呆了７个月。出院后的一年中，我在家里一直坐在轮椅上。

在西医辅助治疗（如康复体操）的同时，我自己也做了许多其它努力。我想象，茫茫宇宙之中，有一个完整的大脑建造计划，而我则把这个计划拷贝到我这损坏的大脑里边。有时在半睡眠状态中，我感觉到，我的右臂被一个外来的力量所推动。慢慢地，我的病情有了好转。

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，我突然得了中心痉挛症，我的右腿又失去了感觉。医生认为这是中风的后遗症，但我不愿再进医院。几乎２个月里，我难以独自离开我的住房。在户外，我也只能坐在电动轮椅上。

２００６年初，经过２０多年持续的瘫痪和中风后遗症的折磨，我的精神开始崩溃了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，我实在没有信心和勇气，继续去进行努力。

我的最后一个尝试，是通过一位从事“运动机制学”，并专治不明病因的瘫痪疾病的女医生。通过运动机制学测试，她在我的大脑、骨髓和右腿神经中发现了一种包柔氏螺旋体病毒感染。在这次治疗开始之后，我的病情便有了轻微的好转。通过这次治疗，我重新获得了为康复而战斗的力量。

通向天功之路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柏林天功的一份印有乐天大师学生W的宣传品。我顿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引力。

在和大师的学生P通了电话以后，我就登记参加了她所推荐的２００６年４月和５月先后举办的“ 灵魂治疗 ”和“ 灵魂信息的干扰 ”两个学习班。奇怪的是，这两个班也正是一系列学习班中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两个W的建议居然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既然西医竭尽所能而实在无能为力，我隐隐感觉到，我这个病一定是从另外一个“ 层面 ”得来的。

灵魂治疗

灵魂治疗班开始前一个礼拜的一天傍晚，我突然间剧烈呕吐。其剧烈程度让我甚至感觉到：“ 这一切都完了！ ”在我有生以来，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呕吐，它来自身体极深处，好像把里边的一切都倾倒了出来。次日早上，我想吃柑橘。这说明昨天晚上的呕吐不可能是偶然的，否则，柑橘的酸和受过刺激的胃粘膜将会引起剧烈胃痛的，何来柑橘之馋。

大约６个礼拜中，我只能吃一定种类的水果和菜叶色拉，而且只允许带橄榄油和少许盐。如果我一品尝别的什么东西，将又会恶心。今天我才知道，这是身体的一种排毒反应。当时令我惊奇的是，我感觉到精神焕发，而且还真有点力气。

在灵魂治疗班上，有一种“ 回归 ”过程。参加者借此可在过去的生命中，询问今生出现问题的原因。我当时问的是瘫痪的病因。而我得到的答案，则是一些过去生命中的非常清晰的图像：

我曾经是一位老太太，独身生活在森林边上的一个小木屋里。当时，我肯定是其他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他们纵火点燃了我的小屋。我看见我从燃烧着的小屋里跑了出来。虽然我好象逃得了一条命，可我的大腿之下全都烧焦了！

另一个场面，大概是１９世纪早中期，一个有着松散土路的居民住宅区。我看见了街道上的马、带篷马车和其它的马车。当我横穿街道时，我被一辆马车从身上碾了过去，我的大腿以下的腿部全被压碎了。

在另外一个生命中，好像是路德维希十四世时，我拒绝了国王的某种要求。作为处罚，我的大腿以下被打断了。

在进行了对过去生命的因果探索后W给大家做了集体调节。

在紧接着的午休时间里，我请W单个给我进行了能量调节。调节之后，我感觉到我的身体非常稳定，甚至能够在学习班剩下的时间里不再使用拐杖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为了防止突发瘫痪，我当时整个右腿都装了假肢，拐杖是保持平衡的必需工具。

学习班结束后，当我在那个周末后回到家里时，医生也发现我的病情有所好转。遗憾的是，我不能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。因为，我怎么能给一位西医医生解释说，我病情好转的原因，是往世生命的回归和宇宙能量的调节？

灵魂信息的干扰

通过“ 灵魂信息的干扰 ”学习班，我也收获不小。我注意到信息的排除。虽然我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信息，但说实在的，这对我也无所谓，因为重要的是，这些信息以好的方式和途径离开了，我自己也感到了一种明显的解脱。

譬如，不少长期以来认识我的人，还有我的医生，都感到惊奇，说我的脸色变好了，不再那么苍白了。自我懂事时起，我的脸色一直是苍白的。另外，在参加了天功学习班后，我“ 自我存在 ”的感觉好多了。长期以来，我总觉得自己不完全是自己，有一种“ 自己站在自己旁边 ”的奇怪体会。

修炼班

在灵魂治疗学习班上W建议我参加２００６年６月的天功修炼班。带着对前两个天功学习班成功的谢意，我没怎么犹豫就登记参加了天功修炼班。我乘车去参加修炼班时，并未想到我将得到什么，我相信W无论得到什么结果都是好的。

修炼班的气氛很好，尽管在大约７０个参加者中尚有象癌症这样的重病人。

在乐天大师的报告中，我过去在冥想时常常看见的许多图像，开始像拼图板似地连接在一起。恬静之中，一些对我自己一个人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的部分，逐渐开始有它的意义了。

在修炼班的一周中，我瘫痪的身体也慢慢变好。譬如说，我在突然之间就能把脚尖抬起来，或者在淋浴时猛然感觉到水的变冷。修炼期间，我把假腿放在我的房间里，只用拐杖就行了。另外，我忽然发现，我现在在过马路之前，先下意识地站在马路边上左顾右盼，看有没有汽车开过。这对我来说，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因为在我中风之后，我驾着轮椅随便就过马路，从不管当时有没有汽车驶过。由于大脑的损伤，我不能对周围环境作出及时和正确的判断。有时，为了不至于撞上我，街道上的汽车不得不急刹车。

天功能量场有这些奇特作用，实在令人惊奇不已。

对我来说，此修炼班的绝对高潮，是结业晚会结束时和乐天大师一起的“跳舞”。没有假腿，也没有拐杖，只带着对大师和宇宙的能量的信赖，我居然可以用腿运动了！此时此刻，我的激动和感激之情，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．．．．．．

即使在修炼班之后，我依然感觉到，我的身体内部在进行着一种微妙的调整和变更。

我希望，很多人都能够走上天功之路，从而找到健康的秘诀。

（德国）克罗蒂亚．白尔

2006